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五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狀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聞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
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渤海郡公

二
卷三
藏板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渤海國公

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毘陵毘陵吳之延陵乃季子之家邑也自時厥後一遷於鄱陽再遷於嚴陵三遷於婺之浦陽浦陽北鄙有望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

餘里吳氏之先祖家焉其冢猶在大樓山之原歷三傳有一翁始生六子其介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西吳溪上公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崇崇生子琬子琬生嗣明嗣明生元禮元禮生景行景行生璣璣生宣慰公聞世隱於農而能以誦詩讀書爲務委祉垂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蕃字衍之以賢遷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三從兄迪功郎英之季子伯紹爲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寶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而渤海郡

夫人沒七歲而渤國夫人卒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
舍公獨與承旨公居承旨公寬厚長者強宗右姓時
侵苦之至奪其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
公時雖在童孺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轢我
者利其孤幼也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白人豈丈
夫也哉遂自力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
先生方公鳳粵謝公翺括吳公思齊咸寓與處或談
名理及古今成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
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

然如癡也至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蠱疾
諸醫不能療數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爲公危有相
者謂曰子貌廣貴甚疾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
乎能如吾言病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吏
事祝帥聞不數月其疾果瘳聞錢塘爲東南都會而
行中書蒞焉一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
莫有用之者公嘆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殆俟時
也此而不遇豈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婣交友直
走京師日與貴公卿接所見益恢弘而所守益凝定

第困於在下而峻登樞要者又諱問布衣隻影翩翩
於五千里外惡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二十有六年
而落魄益甚矣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徇
流俗或憫公勸其南歸公笑曰生爲寄死爲棄何分
冀北與江南乎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黃金
爲泥書毘盧大藏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
中以勞當得一官未幾罷延祐初明廟在潛邸用大
臣薦入備說書已而出幸北藩又罷去泰定元年奉
省檄爲上都儒學正迨之官已爲代者所先時太師

德王馬札兒台留守灤京聞公氣宇恢廓延而與之
語大悅以爲南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
使教其二子長則中書右丞相脫脫次則御史大夫
也先帖木兒公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
難決者必質問而後行如卜著龜無少爽者德王益
敬之遇休沐日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
生語輒欠伸思睡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
而不知倦君誠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賽銀者再
賽銀華言所謂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

公在光朝有講說之勞言於上命爲江浙等處儒學
提舉與對品階中官難之擬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未
及上重紀至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
道肅政廉訪司承發架閣兼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一
矣三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
院長史公盡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宮數有白金束帛
之賜遠國遣使欲獻羣馬以徼求厚價同列以爲利
爭言之公揣其道途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能到
縱到馬亦病死不能多力卻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

秦王伯顏方秉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悉變
亂舊章出入擁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
相時爲御史大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於家爲對
公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驚曰謀將
安出公曰宜亟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
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丞
相曰事不成奈何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卽
死亦不失爲忠義耳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
久之未敢動適秦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

公曰皇太子在軍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相悟急白太后傳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爲河南行省丞相一反舊政民大說上多公協贊功召對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盤進饌餽以食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爲已任有知無不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

至元之治於前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久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讀書則自不敢爲非其有繫於治道不小丞相因復奏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爲甚其直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爲言之減其額而下其估他如楮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擾官寺建設之冗繁江南僱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

夫居亡何以年久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是御史言公蠲進官階奪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誣復之公生於宋德祐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以薨後一月塋於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眾

流之言蔚爲儒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
用御史察舉爲饒州路長蕓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
之私諡曰淵穎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
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諤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
諭次士謚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
一申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爲區區章句
之學其於魯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
有契悟終身言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
之而不以爲難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

謹記之故其臨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詞林宗工與
公遊者以所草詔令示之公爲指其瑕疵極中事情
人皆嘆服性尙風義德王夫人薨公年已八十不憚
鯨波之險親往京師行弔祭之禮尤人情之所難公
深沈有謀絕不事表襮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懦
懦不知遇事快利若風鶻掠林健颿挾舟以飛也承
旨公薨墓碑未立丞相欲爲奏勅詞臣撰文以遺之
公曰先君隱約田間少見於事爲若挾天子威命以
彌文夸侈之固無不可是非以誠遇先君也卒辭之

乃自疊巨石十五成爲碑大書所封官號復列幼時
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陰且謂內曰此吾
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十年跼步不妄出終日正
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惰怠容賔至則相與劇
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頤方岳重臣仰慕聲
光遣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俯伏迎拜惟恐不恭
四海之內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
自驕之色遇鄉黨有如貧賤時官府事一髮不相涉
儼從或以惡言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不惑於